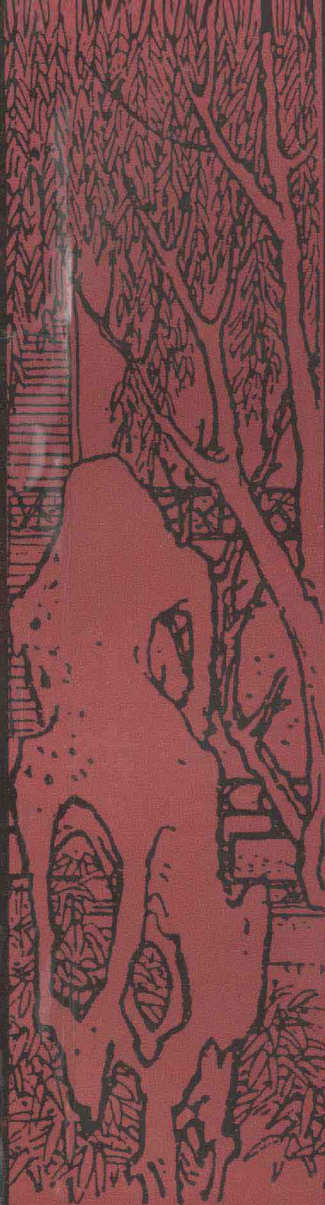


红楼梦

姜凌 编撰
(下册)



紅樓夢續夢

(下)

姜凌 編

中國文聯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红楼梦梦(上、中、下)

姜 凌 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3印张 3插页 670千字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*

ISBN 7-5059-1797-8/I·1236 定价: 16.80元(套)

渺渺真人见宝玉如此锐进，非常欣慰。一天晚上，亲自唤他至石室内，将那古来道经没有记载的入道真诀传授于他。因湘莲先已得到传授，故而又替宝玉指引了许多奥窍。于是，宝玉由静生慧，由慧启悟，由悟入化，由化通神；四十九天之后，更至渐渐元关开辟，真魂出舍。渺渺真人便引着他去三山五岳、仙山天宫，到处游览。所见奇岩怪石、崩壑奔川、岚霞变幻、云水飞腾、崇楼杰阁、碧海丹池、仙人神女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不可殚述。在天宫“司文院”，宝玉听真人说，只要努力潜修，将来此中有分，心中更是欢喜。

渺渺真人见二人坐功已满，便取出秘笈道书，将那炼丹要诀，逐层传授，令他二人自即日起，先炼内丹，再炼外丹。湘、宝二人俱各记下，即遵师命，按日做起工夫。有时出外采药。因宝玉已从湘莲学通剑法，渺渺真人又给了宝玉一把芙蓉剑，以为防身之用，所以蛇虎毒虫都不相犯。好容易熬到百日，还精胎息，工夫圆满，居然内丹成了。便告知真人，真人也替他们欢喜。

随即架起炉鼎，投入各药，外面拿六一泥封了，然后炼以真火。宝玉、湘莲各守一炉，昼夜坚坐不离。要守到三十六日，方可成丹。头二十五天，平安无事。真人来看过两次；茫茫大士回来了，又同来看过一次，都替他们欢喜。这之后，却见幻象丛生。一般尚可把持，及至见了黛玉，宝玉再也无法自持，不觉失声喊了一句“林妹妹！”登时似天崩地塌一般，丹炉坍倒，真火全灭，宝玉也昏倒在地。湘莲也因见了尤三姐，失神回顾，毁了丹炉。湘莲唤醒宝玉。神定之后，相顾惭惶，即同至渺渺真人处请罪。真人本待打发他

黛玉道：“你们去的那一年三十晚上，多谢宝姐姐他还寄书来给我，我想着要会他一面总不能够。你们既可以得到冥中，那阳世纵不能到，梦魂是可以通的了。”香菱道：“明儿请教警幻仙姑，若是梦魂可以来往，我也要回家去看看我那孩子怎么样了！”大家又说些别的话，遂行令饮酒取乐，不提。

却说探春在江西布政司署内，生了一女取名照乘。这边巧姐生了一子名唤瑞哥。两个恰是一天生的。其年贾兰也生了一子取名祥哥，邢岫烟也生了一子名唤顺哥，薛宝琴也生了一子名唤春林。贾琏娶了平原侯之孙、世袭二等男蒋子宁之女为妻，还在贾赦那边居住。甄宝玉升了翰林院侍读学士。贾兰升了刑部员外郎。这年乡试发榜，贾蓝中了第九十六名举人，李婶娘子中了第一百二十三名举人，两处皆有报子到来。贾蓝少不得也要请客热闹，不必细述。

一日，贾兰下了衙门回来，便来回贾政、王夫人道：“今儿衙门里有信，三姑老爷内升了刑部侍郎了，大约不过三四十天，就可以到京了。”贾政道：“周姑爷的官运就很好。通共几年的功夫，倒升了侍郎了！”王夫人道：“可怜三姑娘，自从嫁出门去，多在外少在家！这会子，又快回来了。明儿还是内升罢，不做外任就好了。”贾政道：“做官是皇上的意思，这说不定的。明儿再放了督抚呢，能够不出去吗？探丫头虽然这么样，到底是他的福命好，还有什么说呢！你都不知道为国忘家吗？”

瞬息光阴，早到了十一月初间。这日午后，周姑爷到了家中。陛见等之后，到贾府拜见贾政、王夫人等，贾政等亦回看贺喜，并接探春回家，彼此谈些别后的事情。傅秋芳也

来拜见磕头，探春忙拉住了，随教取出一对金花，一套刻丝尺头答贺侄媳。傅秋芳过来谢了。大家又说些闲话。

王夫人因探春又去了几年才得回来，要留住到年才许回去，便搬在园子里怡红院与宝钗同住。晚上，两人不免又谈起薛蟠、宝玉、袭人最近的事情。到了次日，探春和宝钗又到栊翠庵中，与惜春谈了一会宝玉，说了一会闲话。因抬头看见傅秋芳画的《天女散花图》，因道：“这幅画是和宝姐姐那里的《移居图》一起画的么？这小兰大奶奶的笔墨，竟比四妹妹的高些呢！”原来这傅秋芳果然学识渊博，诗书棋画、吹拉弹唱，无一不能，画艺尤精。连他的丫头秋水无事跟着学诗习画，也颇可观。秋芳曾画过一幅《葛仙翁移居图》送与宝钗，不仅山水树木、人物鸡犬、家具俱全，而且章法结构井井有条，除了鸡犬、家具因不常画，略有瑕疵，竟是闺阁中“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”的上乘之作。秋芳擅长人物，送与惜春的这幅《天女散花图》，更无包弹可言。傅秋芳还为惜春补完了那幅《大观园图》，也很见功力。当下惜春听了探春的话，遂道：“我因为画的学而不成，就总不画了。他比我的画高多着呢！”宝钗道：“小兰大奶奶他倒喜欢讲究画呢，连他的丫头秋水都会画的，并且诗也做的很好，我前儿也看见过他几首。”探春道：“自从林姐姐死了，史大妹妹他们都去了，就总不兴头了。想起从前做诗起社来，那还是我起的头儿呢。咱们明儿把史大妹妹接了来，横竖他也是一个人在家里纳闷，倒还是在这里来散散儿的好呢！等他来了，我再领个头儿起社好不好？”宝钗一听，自然赞成，只是提出要邀了邢岫烟、傅秋芳，到底人多些好。

于是，探春便来向王夫人说了，教人到两处去接。王夫

人因又想起老太太在日，年年这时候请人作“消寒会”，自老太太不在，就总没做过，遂教再接了巧姑娘，索性将“消寒会”与诗社一并儿做，大家乐一乐。于是，打发人到各处去接，俱回说明日早来。

这晚彤云密布，北风凛冽，早纷纷的下起大雪来了。次日，薛姨妈、邢夫人带了蒋氏、尤氏也带了胡氏，其余史湘云、邢岫烟、巧姐等先后俱到，大家在暖香坞饮酒赏雪；探春、宝钗等则按“欲雪”、“大雪”、“看雪”、“听雪”、“积雪”、“霁雪”、“踏雪”、“卧雪”、“立雪”、“残雪”等十二个题目及另“消寒会即事”一题，赋诗品评，好不兴会。次日，又有傅秋芳做东，拟了“雪窗”、“雪月”、“雪梅”、“雪竹”、“雪蕉”、“雪松”、“雪狮”、“雪图”、“雪泥”、“雪夜”、“雪渔”、“雪消”等十二题，在蘅芜院又起了一社。因秋水能诗，这社也邀他参加。诗后又行令饮酒，尽欢而散。过了几日，湘云、岫烟都回去了。转瞬到了腊月中旬，探春、巧姐也回去了。

匆匆已过新年，到了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。因秋水丫头聪明伶俐，才貌双全，小兰大奶奶也疼爱他，给他出去配人，白糟踏了孩子，宝钗遂同李纨商量，又回过王夫人，征得秋芳同意，将秋水给兰哥儿收了做小，就在上元节这日给他们圆了房。秋芳在自己卧房旁边，教人收拾了一间屋子，单给秋水做了卧房。

贾兰自收秋水为妻之后，过了两月便升了刑部郎中。时值会试发榜，李婶娘子未中，贾蓝中了第一百九十名进士。两处俱有人贺喜，甚是热闹。东府里胡氏生了一子取名福哥，平儿生了一女取名月英，李绮也生了一女取名素云。过

了这年殿试。贾蓝是三甲第一百二十名，朝考后，是即用知县。过不多时，早选了长安县知县，就带了家眷赴任去了。甄宝玉点了江西学差，小周姑爷升了翰林院编修。李纹生了一女取名淑兰，傅秋芳又生了一女取名绿绮，小红生了一子取名祺哥，探春又生了一子取名安哥。

瞬息又是一年，桂哥已是六岁了。贾环在家无事，因就园里自己住的秋爽斋里头，另外收拾起两间屋子，做个家塾，以训子侄。桂哥应该草字排行，因添了一个“芳”字在下，取名桂芳。松哥也就照着排了，改名杜若。蕙哥原是草字，不用改了，还叫贾蕙。薛姨妈听见了，喜欢的了不得，便把孝哥儿也送来附读，来往便从园里角门出入，又近便，又有姑妈宝钗照应。每日读书写字，四人都还聪明，就中薛孝哥才料略为差次。桂芳本性聪明，五岁时宝钗便教他念书写字，已经认得两千多字了。每日一早便到塾中，晚上回来，宝钗又还教导。四月中旬，倒念了第三本《诗经》，什么“吉梦维何？维熊维罴，维虺维蛇”，已经很熟了。宝钗知他将来不愁功名，心中高兴。这年十一月上旬，探春子安哥过了周岁后几日，探春的姑爷又升了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又热闹了几天。

再说湘莲、宝玉自从救了薛蟠，又见了袭人留下扇子之后，回到大荒山青埂峰下茅屋内，见了大士、真人，告禀平安州、紫檀堡两处之事。大士、真人道：“好，好！又了却世间两段姻缘。再过一年，你们便该归还芙蓉城去了。我们又且到山下云游，只等到了其时，我们再来引送便了。”

湘、宝二人送出了大士、真人，回来坐下。湘莲道：“我们弟兄两个，却给薛家兄弟两人皆有夙世因缘。前儿两处之

事，也是分该如此。”宝玉道：“可不是么？我们明儿到了芙蓉城中，无事时尽可游戏人寰，也还可再来看看未了的因缘，是怎么样呢？”湘莲道：“那却不然！前儿的两处事情，也只可偶一为之，不可复行如此：一则怕被人识破；二则，宝兄弟你都不知道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事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二哥说的是。你到底比我的见识高多着呢！”二人又说些剑术的事情。从此，每日还是打坐用功。无事时，或到山下闲步，看些山花绕径，古木参天，飞泉瀑布，绝壁横云；或到山顶步月，听些龙吟虎啸，鹤唳猿啼，和那妖狐拜月，斑豹藏云。这都是司空见惯，不以为奇的了。

由是寒暑又更，宝玉已经离家七年了。一日，二人正在门外闲望，只见大士、真人同了甄士隐、贾雨村一起回来。二人忙上前迎接，同进茅屋内坐下。湘、宝二人献上茶来。甄士隐、贾雨村道：“柳、贾二兄，恭喜赴任蓉城，我们特来相送。”大士、真人道：“你们功行已满，该登芙蓉城主之位。今已届期，二位道兄有言在先，故来相送。我们就此同行罢。”

于是，大家出了茅屋，湘、宝二人跟随甄士隐、贾雨村、大士、真人穿云而行。行了两个时辰，早远远望见一带淡红围墙，里面隐隐楼台殿阁。只见警幻仙姑带领众人，都来迎接芙蓉城主，一齐在围墙之外。大家相见已毕，让甄、贾、大士、真人、湘、宝六人前行。只见围墙外两边，有许多黄巾力士站立。那淡红围墙，共有四门，即所谓芙蓉城也。

湘、宝二人由南门进去。行不多远，只见一座石头牌坊，上面写着“太虚幻境”四个大字，两边一幅对联，乃

是：

假作真时真作假，
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
宝玉见了，心下道：“我来了数日，俱是梦里，到底不大明白，今儿才亲历其境。原来倒是此地的主人，也不枉我学道一番了。”过了牌坊，便是一座宫门，门上横书四个大字道：“孽海情天”；又有一副对联，大书道：

厚地高天，堪叹古今情不尽；
痴男怨女，可怜风月债难酬。

进了宫门，只见两边都是一溜配殿，各处都有匾额。行尽了甬道，只见中间一座正殿，上书“花满红城”四个金字。

众人进了殿中，大家重新施礼。黛玉又拜见了师傅贾雨村，妙玉拜谢了甄士隐昔日搭救之恩，香菱也来与他父亲磕头，湘莲与尤三姐姐相见，宝玉与凤姐、迎春、黛玉等相见。各道契阔已毕，然后让甄士隐、贾雨村、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四人在上面东西对坐，湘莲、宝玉二人在东边下首并坐，警幻仙姑与众人在西边下首陪坐。

仙女献茶已毕，警幻仙姑因柳、贾二人今日初到，尚在未谙，便代敬地主之谊，在自家正殿，摆了四席，款待甄士隐、贾雨村、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、并湘莲、宝玉等众人。饭毕漱口吃茶，大士、真人便起身告辞。送过大士、真人，大家复进来，谈些别后的事情。迎春又引着宝玉往赤霞宫，拜见了娘娘。姐弟相见，悲喜交集。这赤霞宫原是宝玉的屋子，元妃住了殿后中间；两旁左右另有上房，右边迎春住了，

元妃即让宝玉住了左边。花满红城正殿之后是五间上房，湘莲与尤三姐即在此同住。当日晚间，各自归寝。警幻仙姑请甄士隐、贾雨村，在花满红城正殿之旁的三间上房内歇了。

再说湘莲、尤三姐到了花满红城殿后的上房，同宝玉一样，也有十二个伺候的仙女上来参见磕头。湘莲与尤三姐在炕上坐下，湘莲道：“自从那日一别，又早十年了。”尤三姐道：“那从前我痴情待君五年，不期君果冷心冷面，我故以死报！那时因奉了警幻仙姑之命，前往此处而来，又不忍相别，故曾魂来一会，你还记得么？”湘莲道：“这怎么得忘呢？我头里误听了浮言，因而生疑退聘，以致误了你的性命，故此我才痛恨出家的！我并非负心之人，你自然也该知道了。此时倒反得天长地久，竟可以不恨从前了！若没有从前的死别生离，怎么得有今日的逍遥聚首呢！”尤三姐道：“这也是塞翁失马，祸福难期。可见事皆前定的了！”于是，二人收拾进房，就寝不提。

话分两头，再表宝玉次日一早起来，便教仙女们引路，到绛珠宫来。走进里面，黛玉正在房内梳洗才毕。晴雯、金钏见了，便说道：“姑娘，宝二爷来了。”黛玉听见，便出来相见让坐，金钏送上茶来。宝玉道：“香菱姐姐也在这里住呢？我特来给他请安来的，怎么没见么？”原来香菱另住右边屋里，起来尚未梳洗。宝玉因同黛玉说起地府姑爹升迁及来书诸事。黛玉教晴雯把书子找出来，给宝玉看了。因黛玉将宝钗的书子与父亲的书子放在一处了，晴雯也一道拿来教宝玉看了。黛玉遂将宝钗书子原委，说与宝玉听了。宝玉因道：“宝姐姐这诗把咱们头里的事，都说透了。我今儿有句话，谅想妹妹也不能怪我的。自古说：‘太上忘情，贤者过

情，愚者不及情。’这是万古不磨之论。我因这话，便悟到至人无梦，愚人无梦，所以贤者动谓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遂不觉过情，以致缠绵颠倒，入于魂梦，不能醒悟。可见庄周之栩栩梦为蝴蝶，尚不能如太上之忘情，故亦不能如至人之无梦也。这‘情’的一字，原是不可少的，也是不能免的。那喜、怒、哀、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，喜、怒、哀、乐已发之时便是个情，不现定指那儿女私情才为情呢！故此这里的对联上说的好，‘厚地高天，堪叹古今情不尽’，又说‘孽海情天’。故此，小蓉大奶奶是这里的第一情人，掌管‘痴情司’事。世人都被痴情束缚，故跳不出孽海情天。妹妹已是到此多年了，况本性聪明，胜我十倍，应该久已悟彻了。太上忘情，一时虽巴结不上，然而太过犹如不及，故中庸之道庶乎可矣。咱们头里被痴情束缚，自罹于咎，倒是这里的对联说得好，他道‘过去未来，莫谓智贤能打破；前因后果，须知亲近不相逢。’到了今儿，方如梦初醒，翻悔从前，正所谓‘识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’了。然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这会子咱们姊妹神交聚首，世外逍遥，天长地久，反觉人世之百年短促；何况，尚且不能如愿么？”黛玉点头道：“自来浓不如淡，淡之意味深远。只因世人都错认淡不如浓，不知道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，自然之理。所以宝姐姐与人不同，他见识高超。你看他凡事皆处于淡而不及浓，故此，人都错认了他固执。仔细想起来，怎不令人佩服他呢！”宝玉因又把会袭人、寄宝钗扇子的事，告诉了黛玉一遍。黛玉道：“这等宝钗姐姐到这里来，还得三十多年呢！”宝玉道：“这三十年内，还有好些人要来呢。至快是四妹妹，不过两三年就要来了。”

说着，只见香菱笑嘻嘻地从屋里出来，便问了好，又说了几句薛蟠与孝哥的话。因警幻仙姑那边有人来请，于是，五人一起出来。宝玉道：“我记得绛珠仙草在这里呢！”晴雯指着院中的白石花栏道：“这不是么！”宝玉等遂走至花栏边来看时，只见那草通身青翠，叶头上略有红色，一缕幽香，沁人心髓。宝玉走至跟前，却见那仙草婀娜摇摆不休，就像见了故人的一般。因想起从前到此处时，还有人怪他偷觑仙草呢，不觉心下叹息一番。然后大家同到警幻宫来。

原来这日是警幻仙姑特备了几席酒筵，款待甄士隐、贾雨村，并与湘莲、宝玉接风。大家坐定，只见席上摆列的都是交梨火枣、仙李蟠桃、龙肝凤髓、麟脯鸾胶之类，仙女们斟上千红一窟酒来；又有十二众仙女执着凤箫象管、锦瑟鸾笙上来，奏乐侑酒。警幻仙姑新谱了一套《红楼梦余音》曲，宝玉、黛玉、宝钗、湘莲、尤三姐、元妃、探春、迎春、惜春、秦可卿、香菱、李纨、李绮、李纹、凤姐、平儿、巧姑娘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鸳鸯、金钏、尤二姐、晴雯、乃至小红、椿龄、鹤仙等人的因果情缘、过去未来，无不尽在其中。警幻仙姑因命仙女们每席先呈上一本底谱，然后众仙女当筵奏乐，歌声嘹亮，真有遏云绕梁之音。各人观看底谱，知道所唱何人，自有一番感叹。尤其是迎春，听到唱他的那支《哪吒令》，道：“坐香闺幽闲少言，手芸编简编。嫁豺狼可怜甚奇缘孽缘，又何堪苦煎把身捐命捐。本待要叹人间称屈冤，又谁知有天道能消怨，早只见刀斩了恶兽施严谴。”早已禁不住簌簌掉下泪来！甄士隐、贾雨村听完新曲，亦极为称道仙姑大才，不愧补天手也！

次日，甄士隐、贾雨村在芙蓉城中领略了各处的景致，

湘莲、宝玉又备酒筵专请。席间，宝玉特请湘莲舞剑助兴。湘莲将一对鸳鸯剑舞得风驰电掣，一团白光，众人无不喝采。甄士隐、贾雨村立请湘莲将此鸳鸯剑永作镇芙蓉城之宝，以不负此剑，不负此城。当日各各尽欢而散。次日，士隐、雨村二人便告辞去了。

湘莲、宝玉自做了芙蓉城主，每日与警幻仙姑、妙玉、迎春、黛玉等众人或是谈道，或是谈心，或是作诗下棋，或是看花饮酒，或是煮茗焚香，或是看书舞剑，真是无拘无束、自在逍遥的了。

一日，宝玉到绛珠宫来，适值黛玉、香菱都到警幻宫中与妙玉闲话去了，金钏也跟了去了，只有晴雯在家。宝玉走到里面坐下，晴雯倒上茶来，请宝玉坐着等一会子，宝玉点头应允。晴雯道：“二爷近来怎都不像从前了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没改什么样儿啊，怎么都不像从前了呢？想是黑瘦了不成？”晴雯道：“不是说你脸上不像头里，是说你说话儿、心里不像头里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怎么不像头里呢？”晴雯道：“头里二爷和林姑娘何等的亲热，时刻都不肯相离。那会子说林姑娘要家去了，二爷就吓疯了。后来林姑娘死了，二爷就出了家了。怎么前儿二爷到了这里来，见了林姑娘总这么淡淡儿的，比着头里那么亲热的样儿，就很差多着了呢，林姑娘也不像头里，也是那么淡淡儿的了！这是怎么说呢？”宝玉道：“这也没什么说的。自从头里到了今儿，这个‘情’字，原还没有一点儿更改的。我们那从前都不知道这里头的道理，只想着我们姊妹们长在一块，要这些姊妹们眼看着我死了，还化成了灰，再化了烟给风一吹就散了才好，总为的是怕那生离死别的缘故。那里知道世人痴愚，谁能得够这么样么？怕见生离死别，偏偏

儿的生离死别就不一而足，因此上才因痛而悔，因悔而悟。这会子做了芙蓉城主，原是想不到的。到了这里，不但是林姑娘一个人，就连大姐姐、二姐姐、凤姐姐、鸳鸯姐姐和你们大家都在一块儿，并且是天长地久，永没有生离死别的时候了。从前怕的是生离死别，偏偏儿的免不得的是生离死别；这会子经历了一番过来，不怕那生离死别了，倒又永没了生离死别了。细想起来，可不是淡淡儿的倒好，又何必尽着痴迷呢？况且，这个‘情’是总在的，又谁还不知道呢？总之，情多情浓倒反无益，还不如情淡情长的好！”晴雯道：“既是这会子胜似头里，这情义就该比头里还重些才是呢！”宝玉笑道：“这情虽淡，却比头里的情原还重呢！我说了这些话，你总还不懂。你且过来，我给你看就是了。”

晴雯走了过来，宝玉拉他坐在手下，便在自己身上解开荷包，教他去看。晴雯看时，只见里面还装着他从前咬下的两根指甲在内，不觉一阵心酸，滴下泪来。宝玉道：“你又何必这么样呢！”因又掀起身上衣服来给他看时，只见贴里还穿着是晴雯当日脱下来贴身的旧红绫小袄儿呢！晴雯擦着眼泪道：“这是多谢二爷，原不忘我的！情义是天高地厚的了！只是教我怎么补报二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你这也就可见那情多情浓，不如情淡情长的好了么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黛玉、香菱、金钏都回来了，大家相见坐下。原来他们是到妙玉那里谈诗去的。一句话提醒了宝玉，便和黛玉、香菱商量，要在芙蓉城内重起诗社。暂且不提。

再说那孙绍祖自从迎春死后，并没续弦。只因人家听见他娶了荣府的姑娘，尚然糟蹋死了，谁肯把女儿给他续弦？因此终日在外闲游浪荡，便常在锦香院里往来，与云儿宿

歇。那锦香院自多姑娘去后，又来了个吴姑娘。这吴姑娘原来就是晴雯姑表之嫂吴贵儿媳妇，其淫浪更在多姑娘之上。那孙绍祖见了十分合意，便常来合他住夜。不期与那长安府的舅子李衙内——就是逼死张金哥、崔子虚的那位公子哥儿——争风吃醋，一时性起，拔出解手刀子，将李衙内杀了。都察院是周姑爷主事，刑部又有贾兰，况且，杀人偿命，按律当斩。这里一报案，都察院即会同刑部，奏闻清旨照准，由贾兰监斩，将孙绍祖立时斩了。吴贵儿媳妇自晴雯死后就跟人逃走了，后来流落为娼。锦香院命案之后，不许他为娼。适值王仁妻死，知道他貌美，又不要花什么大钱，就娶了家去续弦去了。

再说林如海在冥中做了十殿转轮之位，那冯渊、崔子虚、秦钟三家眷属俱在署内。如海因着他们分管事情，犹如幕友一般，教冯渊掌管刑名兼理钱谷，崔子虚专管书启兼代红墨笔，秦钟专管号件。多官多混虫原在转轮王府做厨子，贾母知道，向林如海说了，加恩叫他在大厨房总管，又将鲍二家的给他为妻。鲍二、李衙内、孙绍祖到了地府，林如海问明前由，遂将他们分别罚为驴、犬、猪，令其转世脱生。这也是环环相报，丝毫不爽。

一日，忽接玉帝圣旨，着林如海调补京师都城隍忠祐王员缺，所遗转轮王员缺着胡判官补授，其酆都城隍员缺着崔判官补授。林如海遂即交代、辞行，择日赴任。因林如海要到天上陛见谢恩，贾珠便陪着贾母、贾夫人先到太虚幻境住着。

这里贾珠在前，引了贾母等一起车马人众，到了芙蓉城，大家相见，悲喜交集。贾母、贾夫人等又谒见了娘娘。

当晚，元妃娘娘在赤霞宫赐宴。酒席之间，自然又说些别后种种事情。散席之后，各自安歇。贾夫人和黛玉在绛珠宫内说了半夜的话，亦无非是生前死后、彼此两地的事情。隔日，林如海陛见回来，同黛玉父女相见，又是一番悲喜。林如海又同贾母说了到麒麟阁，给老太爷请安的事。因上任在即，在绛珠宫用过酒饭，便起身先去了。次日一早，贾母、贾夫人等，亦辞了元妃娘娘、警幻仙姑、迎春、黛玉、凤姐并湘莲、宝玉等人，往京都而去。不一时亦到城隍王府，无须细述。

再说荣宁两府，依然兴旺发达，百事顺遂，安富尊荣，欢娱岁月。贾赦、贾政都称老太爷，邢、王二夫人都称老太太了，贾琏是琏二太爷，贾兰是兰大老爷了。贾兰之妾秋水已生一子名唤禧哥。甄宝玉江西学差已满，回京陛见后，升了礼部侍郎。贾政升了工部侍郎，贾兰升了大理寺少卿，小周姑爷放了山东学差，薛蝌已升了户部郎中。贾政做了七十大寿。寿诞之前，小周姑爷学差已满，升了鸿胪寺少卿；接着，大周姑爷之父周琼大拜了，由兵部尚书升了内阁大学士。后来周琼去世，大周姑爷丁艰在家。甄应嘉奉旨调补了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所遗户部尚书员缺即着贾政升补。

两府上下人等，元宵放烟火、闹花灯、制灯谜，三月踏青，清明节放风筝，夏秋之间采荷露、斗蟋蟀、乞巧玩锦盒蜘蛛、中秋赏桂、重阳赏菊，冬日做“消寒会”、赏梅，其余赋诗、唱曲，种种乐事，难以尽言。只是惜春清明放风筝时荡秋千落水尸解了，紫鹃亦投水殉主，二人一起归了芙蓉城，元妃教惜春、紫鹃与迎春三人一处住。夏间贾赦受了风寒，一病不起，病重去世，享寿七十七岁。当今念系元妃之